



編主創士李
一之刊叢念紀生先訓武

武訓先生的傳記

著等超啓梁

李士釗主編

武訓先生紀念叢刊之一

武訓先生的傳記

梁啟超等著

上海教育書店印行

武訓先生
念叢刊之一

武訓先生的傳記

每冊基本定價六元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本書將售
價十分之
一 移充
上海武訓
學校基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李士劍

發行人：賀禮遜

分發行：重慶林森路
漢口交通路 聯營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福州路
東華里六號

教育書店

(本店參加聯營書店)

生先訓武之學興乞行



武訓先生像贊

陳恩普

狹額隆首 豐頤扁口

狀類老嫗 行乞四走

布囊銅釜 身與爲偶

斷絛殘縷 手目結糾

繪象者誰 松亭李叟

面貌精神 十得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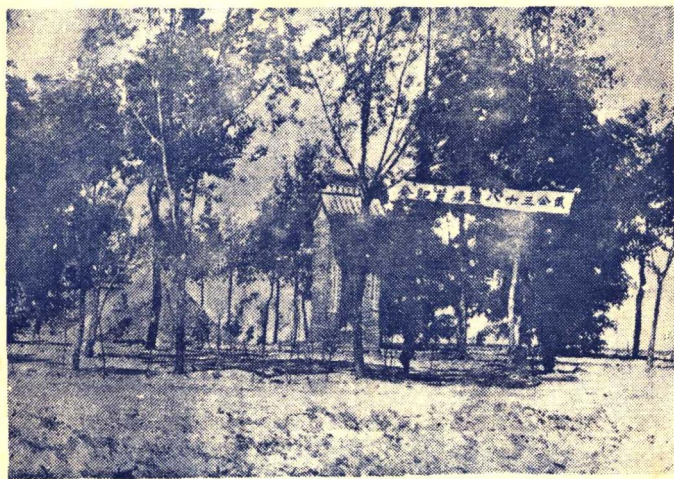
其貌則醜 其功則久

三縣興學 出一丐手

允矣奇人 永永不朽

李松亭繪

(原真像藏山東臨清御史巷武訓小學齋起樓武公祠)



武訓先生墓園圖

(在山東省堂邑縣柳林鎮武訓小學外)

臨清武訓小學攝

編者序

李士劍

武訓先生逝世已經五十一年，五十年來的中國政治社會，雖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但是一般中國人民所應得到受教育機會均等的基本權利，並未獲得若何程度的改善。今天與武訓先生在世的年代相去已經半個世紀，而他當時所篤踐力行的興辦義學普及教育的偉大號召，雖然已經啓發了多少教育工作者的聞風興起，將他生前未竟的遺志繼續發揚光大，並且蔚成一種運動，但是我們以爲這些還非常不夠，因爲武訓先生的堅苦精神及其偉大人格，直到今天尙未能爲世人所普遍的深刻認識。原因是到現在未有一篇完整的包羅無遺而正確傳記傳世。武訓先生逝世後五十年來後人所替他書寫的文章真是宛如浩瀚，實則各有短長。因之我們決定把歷年諸家所作有關武訓先生的傳記、年譜、軼事等凡是可以覓得的稿件，都集攏來百樣雜陳的擺在一起，俾使後世研究武訓先生歷史的人有所取捨，並可一觀全貌藉資存真。

這裏十六篇文章中的前六篇一、「武訓先生傳」（梁啓超）二、「義學正武公傳」（劉子舟）三、「武訓傳」（王鐵梅）四、「武七小傳」（陳代卿）五、「武訓傳」（傅振倫）

六、「武訓先生的一生」（李光家），係輯自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時山東臨清武訓小學所出版的紀念冊，就中梁啓超先生的「武訓傳」在滿清末葉曾先發表於「新民叢報」，後來又曾刊入「飲冰室文集」。傅振倫先生的「武訓傳」是「清史稿」傳記中的一篇。

第七篇馮玉祥先生所著「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一篇是馮先生在南京居住的第二年（民國二十六年）時所寫，初曾發表於上海「宇宙風」半月刊，後來又收入他的文集「馮在南京第二年」的雜錄一章中。第八篇孫秋方先生著「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武訓」是武訓先生一〇五週年誕辰時所寫，曾載於綿陽國立第六中學出版的紀念專刊及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的重慶中央週刊。第九篇段承澤先生編繪的「武訓畫傳註文」，最初連續發表於民國二十六年秋天的天津大公報，以及後來在重慶印成的「武訓先生畫傳」單行本。第九篇張默生先生所著「義丐武訓傳」，卅二年九月首先發表於重慶出版的「時與潮副刊」，爲武訓先生傳記中最豐富之一篇，後來曾收入張先生所著「異行傳」第一集內，經過陶行知先生提議武訓先生是一個平凡偉大的老百姓，不應列於異行傳中，張先生徇陶先生之請，乃再由東方書社出版「武訓傳」單行本，並附有豐子愷先生插畫二十幅。以上四篇中以段承澤先生所編

武訓先生的傳記目次

武訓先生遺像	李松亭繪
武訓先生像贊	陳恩普
武訓先生墓園	臨清武訓小學攝
編者序	李士釗（一）
一 武訓先生傳	梁啓超（一）
二 義學正武公傳	劉子舟（三）
三 武訓小傳	王鐵梅（八）
四 武七小傳	陳代卿（一二）
五 武訓傳	傅正倫（一三）
六 武訓先生的一生	李光家（一五）
七 千古奇丐武訓先生的生平	馮玉祥（二三）

八	記行乞興學的教育家——武訓	孫秋方(五)
九	武訓畫傳註文	段承澤(六)
十	義丐武訓傳	張默生(七)
十一	武訓先生的生平	繆文甫(二〇)
十二	武訓先生簡譜	李瑞階(二四)
十三	武訓先生年譜	周拔夫(二六)
十四	武訓先生的軼事	李士釗(二九)
十五	武訓先生的軼事補遺	李士釗(二五)
	關於武訓先生的傳記	李瑞階(二七)

一 武訓先生傳

梁啟超

武訓先生山東堂邑武莊人。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卽爲乞兒。日夕乞，或日得十數錢，而先生惟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緡，邑有富家楊樹坊，工會計，頗自好。先生踵門長跪乞見，聞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乞，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數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楊氏曰：「若欲乞錢耶？」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緡，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乞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緡，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所取息，子母相權，幾及百緡，先生曰：「乃今可以稍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尠，先生乃僦老廟爲學堂，招簞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修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先生不自爲主人，請邑之縉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讌焉。或卻不願往，輒長跪不

起，必得乃已。而先生仍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恆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數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五十九歲，興學臨、堂、館三處，其聘教師，讌縉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詣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淚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掇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仍日以所討之殘飯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無所苦，而先生如故。

二 義學正武公傳

劉子舟

義學正者，千古之奇男子也。目不識丁，而振興三縣之學務；手無寸金，而建立不世之勳猷；一錢如命，而非以爲己；多士舒翹，而皆以利人。鶉衣百結，沿門乞食，猝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下至婦人孺子，莫不樂瞻其丰采而聆其談論。此殆天地之正氣，河山之靈秀，應運而生者也。

世之記公而論公者，每失其實，如前堂邑縣長王公福增，以公義學症，義學成而症愈。不知公如春蠶結繭，至死方休，公之症何嘗愈哉？余與公少居鄰村，長遊其學校。公之葬而立石表墓也，親爲之書丹。其修祠堂也，親爲之書神牌。於公之行跡，知之較真，故不揣固陋，敍而傳之。

公之少時，傭工於館陶縣薛店村張老闢家，張其姨丈也。張恃其姨丈之尊，欺公忠誠，三年而不與其值。公憤而旋里，搭被蒙頭大睡，三日不食不語，大有吳質酣眠之勢。及其覺也，在隣近村莊狂奔三日，自名曰「義學正」。真所謂大夢先覺，獨自知者也。當時鄉人或

以爲瘋；或以爲癩；或以爲狂妄，而公不顧也。但家徒壁立，不得不自食其力，於是周走而呼曰：「除糞鏟草，有人來找。」又曰：「拉碾子，拉磨，管推不管羅，管羅錢還多。」傭工之值，銖積寸累，不費一文，乞食自給。諺曰：「爲兒孫作牛馬。」若公者，眞爲世人作牛馬矣。

其乞食於人也，不避穢惡，不計多寡，世人知其如此，爭以食物與之，自食其臭而惡者，而以甘旨奉母，有餘則售之與人，以存其錢。有人問之者，則曰：「糞也吃，尿也喝，修兩處義學不算多。」又曰：「也吃屎，也喝尿，積了錢來修義學。」此公發軔之始也，人或侮笑之，公不知侮笑之爲侮笑也。如是者有年，於焉少有餘錢，不作苦工，仍鶉衣百結，負一敝囊，持一銅勺，乞食自給。往往直入人家庭，遇有狗吠，則曰：「黑狗白狗你別咬，義學正愁豆沫來了。」雖國狗之癩，無不帖耳而伏，此與韓愈之驅鱷，宋均之役虎何異！遇有敗絮破線，則拾而納於囊中，人問其故，則曰：「接線頭，纏線蛋，幾時修兩處義學院。」此與桑孔之利析秋毫，陶士行之竹頭木屑皆收爲用，何多讓焉！

其裝束不俗不僧，髮忽雜忽留，人問其故，則曰：「這邊剃，那邊留，修幾處義學不犯愁。這邊留，那邊剃，積錢置兩頃義學地。」如是者又有年。夫一粥一飯，亦以充飢。半絲

半縷，積以易錢。銖積寸累，寒暑一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於是公之積聚餘款漸多矣。則放債取息。其兄弟子姪欲與分潤，則曰：「衆人錢，不養家，養家天打霹靂火龍抓。」其親故欲分給之，則曰：「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有勸之娶妻者，則曰：「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義學爲生涯。」且好爲人執柯，人問其故，則曰：「義學正，作媒紅，這椿親事容易成。」

其外表似癡似狂，而債務者之姓名、住址、年月日、過付人，與所說媒人男女之生辰，無論何時間之，應口而答，如按簿記，毫釐不爽，雖精於書算者不及也。如是者又有年，於是資漸富，慮人之坑騙也，思求公正紳董代爲經理焉。堂邑柳林鎮楊模民（樹坊）先生清之歲進士，館陶縣塔頭村婁峻嶺先生清之武進士，此二公者，一方之望，兩縣富紳，熱心公益者也。公則磕頭跪求兩先生代爲經理存款，又求其族孫武茂林爲之討債。由是出入款項，均有簿計，子母相權，財產日多，價買田地一頃九十畝，尙存京錢數串。柳林鎮穆書五、郭芬兩人，各捐地二畝，以作建修義學基址。楊婁兩先生稟明堂邑縣長郭公春煦，詳請上憲立案，創修義學。山東巡撫張勤果公曜核實，除特行傳見外，並爲專摺奏保，准入鄉賢祠，將其田一頃九十餘畝，免其銀糧差徭。旋奉諭旨批准建忠義專祠，他如所奏，且勅賜「樂善好

施「匾額。於是鳩工庀材，大興土木，共修成瓦屋二十七間，大門二門各一座。落成開學，聘請壽張崔孝廉準、聊城顧進士仲安、博平曹孝廉連枝、清河滕拔貢繡封、賈孝廉品重，歷年主講其中，七縣生童七十餘人肄業其中；又附設蒙養學校，學童五十餘人，共學生一百餘名。每科歲考學生入泮幫增補廩者，不下一二十人。數縣學生，數百里負笈來學，吟誦之聲，達於數里。古人謂廣廈庇寒士，此之謂歟！張勤果公之傳見也，公仍鶉衣百結，負其敝囊，持其銅勺，晉謁帥府。執事者，令其更衣，公油然不顧也。晉謁時，在階下仍操故業，勤果公詳問其故，公率其天真應答如流，大有王景略被褐捫蝨，旁若無人之概。勤果公奇其爲人，除捐資外，賜之黃布鈴印緣簿，又命司道鈴印捐資，以當鐵券。從此徧謁歷任學院，及鄰邑府廳州縣，求其鈴印緣簿之上，隣近士夫，見其功之有成也，亦莫不傾囊相助，故柳林義學告竣，後又在館陶縣楊二莊創修義學一處，臨清御史巷創修義學一處，三縣鼎立，公卽羽化而仙逝焉！

公之捐館也，三縣紳董，葬公於柳林崇賢義塾之東偏，爲之堅碑以表其墓。爲其經理債孫武茂林，乃汲汲焉在其墓旁建修公之祠堂，祠堂工竣，茂林卽自縊於其中，以從公於九泉項之族焉，斯亦奇矣！

近年因土匪猖獗，柳林之學舍移於寨內，楊二莊之學舍移設於艾寨，史巷之學舍大加擴充，改爲武訓兩等學校。

公武氏，諱訓，外號豆沫，堂邑縣武家莊人。義學正，則先生自號云。

三 武訓小傳

王鐵梅

武公名訓，堂邑產，少失怙，依兄母成人。家貧，不慣作依賴生活，傭工於薛店莊某姓家，性忠實，不與人較長短，主人以爲庸懦可欺，服役數年，昧不予其值，冤憤填胸，橫遭刺激，狀若迷惘，誓不再作馮婦。飄泊行乞，常出沒於城鎮村墟，深恨貧困失學，致受人欺，矢志興學，冀造就貧苦子弟，每日肩負布囊，手持銅勺，匍匐行乞，有予以錢幣及食物者，輒以銅勺接受，食物完整而稍潔者，均皆易錢，已則啜食遺棄之菜屑芋尾，及狗牢餘瀝，不知污穢，意頗自樂。遇斷線殘縷，必檢歸而結成繩，或團作線蛋，以資易錢。滿積十貫，卽長跪富有之門，求爲儲存生利，必經許諾，而後纔起。蓋如是者有年矣，子母權計，積累頗巨。又跪求柳林莊歲貢生楊君樹坊，綜管其事。不數年間，累增至九千緡，乃購柳林旁地三百餘畝，又在莊之東門外，購地建築學校，堂舍寬宏，門宇輝皇，皆係楊君擘畫而成。訓仍乞如故，儲錢生息亦如故。又數年，累積五千緡，復創館陶楊二莊義學一處。後至臨清，寓鈔關街施君善政家，時乃聲譽雀起，歷任州牧學正高其行止，樂爲輔助，士人羣呼